



Steve Sem-Sandberg
De fattiga i Łódź



罗兹挽歌

[瑞典] 史蒂夫·塞姆-桑德贝里 著

王梦达 译



Steve Sem-Sandberg
De fattiga i Łódź



罗兹挽歌

[瑞典] 史蒂夫·塞姆-桑德贝里 著
王梦达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罗兹挽歌/[瑞典]史蒂夫·塞姆-桑德贝里著;王梦达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12.8
书名原文:De fattiga i Łódź
ISBN 978-7-309-09104-5

I. 罗… II. ①塞…②王… III. 长篇小说-瑞典-现代 IV. I53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2012)第 164089 号

DE FATTIGA I ŁÓDŹ © 2009 by STEVE SEM-SANDBERG

Simplified Chinese language edition published in agreement with Nordin Agency, through The Grayhawk Agency

著作权登记图字 09-2010-667 号

罗兹挽歌

[瑞典]史蒂夫·塞姆-桑德贝里 著 王梦达 译
责任编辑/张旭辉

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出版发行

上海市国权路 579 号 邮编:200433

网址:fupnet@fudanpress.com <http://www.fudanpress.com>

门市零售:86-21-65642857 团体订购:86-21-65118853

外埠邮购:86-21-65109143

江苏省句容市排印厂

开本 787×960 1/16 印张 25.75 字数 395 千

2012 年 8 月第 1 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309-09104-5/I·700

定价:40.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复旦大学出版社有限公司发行部调换。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本书主要人物列表

德军占领政府贫民区管理机构成员（德军方面正式委任成员）

汉斯·比鲍，贫民区管理机构最高负责人

约瑟夫·海默勒，贫民区管理机构财务主管

威廉·里伯，（贫民区管理机构内）货运及采购主管

埃里克·扎努拉，（贫民区管理机构内）金属类制品生产及货运主管

海恩里希·施威德，巴鲁特广场及拉度古兹车站货物储备主管，兼任贫民区食品进口主管

德方其余权力机构成员（包括军事管理机构及警署成员）

党卫军中校奥托·布拉德费希，从一九四二年一月二十一起担任罗兹城警署主管，并在向切姆诺灭绝营进行人员转运的任务中担任总负责人，曾在党卫军驻乌克兰的专责小组中任职。从一九四三年七月二日起担任罗兹城市长一职（继维恩·温斯基之后）

党卫队军士长兼刑事专员贡瑟尔·福斯，在处理“犹太人紧急事务”的部门内担任最高负责人

党卫军突击队队长兼刑事秘书阿尔伯特·里希特，在盖世太保驻贫民区指挥部内（利马诺维斯基路一号）担任负责人，同时在处理“犹太人紧急事务”的部门内担任第二负责人
刑事助理阿尔弗雷德·斯托姆贝里，在处理“犹太人紧急事务”的部门内任职，并为盖世太保效力

罗兹城犹太人管理机构成员（犹太方面正式委任成员）

莫德察伊·柴门·伦高斯基，犹太长老，“犹太人议会”主席，于一九四四年八月二十八日跟随最后一趟人员转运列车被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本人及其家人于当天被杀害

多拉·芙丝，伦高斯基的首席秘书，同时也是主席秘书处的负责人（相当于德军占领政府方面联络人主管一职）。多拉·芙丝在二战中幸存下来，并在战后移民以色列

梅克兹劳·阿布拉莫维奇，伦高斯基的秘书兼私人助理

约瑟夫·伦高斯基，伦高斯基的弟弟，贫民区健康事务部门主管，同时也担任贫民区反腐事务的“最高监督员”。于一九四四年八月跟随最后一趟人员转运列车离开贫民区，本人及其家人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被杀害

鲁特·沃尔克，伦高斯基下属公务人员主管，之后（从一九四四年春季起）在德沃斯卡路沃尔克秘书处担任主管

维克多·米勒医生，贫民区医疗机构负责人（该职位从一九四一年起由继任者里奥·斯泽齐担任）

里奥·罗森布拉特，贫民区日常警务部门（至一九四〇年九月前称为安全辅助部门）指挥官，受到德军占领政府特别监控；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这一职位相当于象征意义上的“代理”主席

石罗姆·赫克贝里，马瑞辛地区犹太主席，行政方面，马瑞辛地区相当于贫民区内一块独立的自治区；同时担任监狱指挥官。被驱逐出贫民区后，于一九四二年三月及其全家被杀害

埃伦·雅库伯奇，中央劳工部主管；从罗兹城贫民区被转移到汉斯·比鲍设立于萨克森豪森的特别劳工部门。雅库伯奇在二战中幸存下来

扎亚·雅克布松，贫民区犹太法院院长；于一九四四年八月被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并遭杀害
大卫·瓦萨维斯基，中央缝纫厂主管；于一九四四年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被杀害

汉瑞克·奈夫塔林，贫民区人口注册部门和档案部门（统计部门的分支机构）主管；于一九四四年在奥斯威辛集中营被杀害

斯穆尔·罗森斯塔恩，贫民区唯一一家印刷厂的负责人；同时被主席委任为“宣传部长”。

在贫民区建立初期的十个月内，斯穆尔·罗森斯塔恩还担任了《贫民区时报》的编辑一职

迈克·伊利亚斯贝里医生，主席的私人保健医生（伦高斯基曾下令从华沙增派医生，在一九四一年五月抵达罗兹城的十三名医生中，迈克·伊利亚斯贝里是其中之一）

特别职能部门

（特别指挥部，成立于一九四二年九月）

大卫·杰特勒（于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二日在贫民区内被逮捕）

马瑞克·克里格（于一九四三年七月被任命为杰特勒的继任者）

伦高斯基的家庭成员（及所涉及到的人员）

莫德察伊·柴门·伦高斯基，犹太长老

蕾吉娜·伦高斯基（婚前姓：瓦恩贝格），伦高斯基的夫人（于一九四一年十二月缔结婚姻关系）

斯塔尼斯劳·伦高斯基（出生于一九二七年，收养前姓：斯坦），伦高斯基的养子（于一九

四二年九月确定收养关系)

约瑟夫·伦高斯基，伦高斯基的弟弟

海莲娜·伦高斯基（“海莲娜公主”），约瑟夫·伦高斯基的夫人，在贫民区内所有的分餐点和餐饮分支机构（包括由各党派和组织自由经营和管理的餐饮团体）“公有化”后，担任这些部门的主管

雅库布·陶森杰德，伦高斯基家族（包括伦高斯基本人）的资产管理者和律师

赫兹·加菲格尔医生，海莲娜公主的私人医生

雷夫·库珀，主席的专职车夫

达娜·柯兹玛，伦高斯基家庭的管家

格涅兹尼恩斯卡路上的家庭

阿达·赫兹科维奇，看门人的夫人

亚当·雷泽平，杂务工人

丽达·雷泽平，亚当的妹妹

扎亚·雷泽平，亚当和丽达的父亲

莱伯·雷泽平，扎亚·雷泽平的弟弟，在一九四〇年的大罢工期间受聘于德卢卡斯卡路的木匠工厂——此后成为情报员，负责向特别部门和刑事调查科汇报

赫拉·沃伊斯贝里，木偶工匠法比昂·扎伊特曼的侄女

萨缪尔·沃伊斯贝里，木匠工人

雅库布和柴门，他们的孩子

莫舍·平克泽维斯卡和克律斯图纳·平克泽维斯卡

玛丽娅·平克泽维斯卡，他们的女儿

雅库布·弗吕德曼和拉吉尔·弗吕德曼

菲利克斯和大卫，他们的孩子

绿房子里的工作人员和孩子（位于奥科普娃路上的孤儿院）

约瑟夫·鲁宾博士，孤儿院主管

玛尔维娜·坎佩尔，护士；同时担任主管鲁宾的秘书

罗莎·斯莫兰斯卡，护士

阿迪里安·泽斯曼医生，儿科医生

查亚·梅尔，孤儿院管家兼厨师

约瑟夫·费尔德曼，送煤工人

(年长的孩子)：

德波拉·祖拉维斯卡

卡兹米尔·马耶洛维兹

纳塔涅尔·斯图克

威尔奈·星期六

米尔娅姆·瑞古斯卡 (于一九四二年二月夭折)

埃斯特拉·达姆

娜塔莎·马里尼雅克

亚当·格尼克

斯塔尼斯劳·斯坦 (后改姓伦高斯基)

(年幼的孩子)

李生兄弟阿布拉罕·莫塞罗维奇和里奥·莫塞罗维奇

大卫，特蕾莎，索菲，娜塔 (来自海勒诺维克)

莉芭，查瓦 (等等)

舒兹家庭成员 (来自位于弗朗西斯坎路二十七号的聚居地)

阿尔诺斯特·舒兹，医生

伊莲娜·舒兹 (妈妈)：舒兹医生的夫人

薇拉·舒兹，他们的女儿

马丁·舒兹和约瑟尔·舒兹，他们的儿子

档案部门工作人员 (贫民区统计部门的分支机构)

汉瑞克·奈夫塔林，贫民区人口注册部门和档案部门 (统计部门的分支机构) 主管，

奥斯卡·辛格博士，奥斯卡·罗森菲尔德博士和艾利萨·德波顿 (小说中未出现，但始终担

任贫民区大事记的撰写者)

亚历山大·格里克斯曼，档案员

伊特扎克·艾因霍恩

平卡斯·斯瓦克，绘图员，艺术家，设计师

门德尔·格鲁斯曼，摄影师

布瑞泽金斯卡路上的监听者

威尔奈·哈恩，施兹姆·科瑞兹伯奇，莫舍·布鲁诺维奇，“小伙子”山姆

拉度古兹车站的工程队队员

哈里·奥尔泽，工程师，担任马瑞辛建筑队的负责人

工人

马瑞克·特祖瓦尔德，扬基尔·莫斯科维奇，加布里尔·格里伯特西蒙·罗斯泽克，平库斯·克莱曼（等等）

德军守卫队员（拉度古兹车站的警卫队队员）

部门主管迪德里克·苏内法伯

小队长罗特哈·夏茨

警官马库斯·亨兹

罗 兹 概 况

罗兹（波兰语：Łódź），位于波兰中部，距离首都华沙约一百三十公里。罗兹是目前波兰第二大城市，也是罗兹省的首府，人口约七十五万。

罗兹原本是华沙和西里西亚地区的贸易路线上的一个村落。一四二三年，波兰国王瓦迪斯瓦夫二世确认了罗兹作为城市的地位。此后的两百年间罗兹作为一个贸易站日益繁荣起来，出现了一些商业和手工业作坊。但是十七世纪中期第二次北方战争中瑞典军队如洪水般的入侵（波兰语称为 Potop）给罗兹和其他波兰城市带来了毁灭性的打击，导致人口锐减，工商业凋敝。直到十九世纪初为止，罗兹仅有数百人口，以从事农业为主。

十八世纪末列强瓜分波兰后，罗兹被划入普鲁士王国的管辖范围。一八〇六年拿破仑击败俄国—普鲁士联军，罗兹随着普属波兰一起加入了新成立的华沙公国。但是随着拿破仑的败亡，波兰成为了俄罗斯的附庸国，罗兹在事实上成为了俄罗斯帝国的一部分。

十九世纪工业革命的到来给罗兹带来了翻天覆地的变化。因为发现罗兹地区的水含有适合纺织的化合物，一八二〇年波兰政府在罗兹设立了纺织工业区吸引投资，由此带来了罗兹纺织工业的大发展。数以百计的纺织工厂在罗兹成立。一八三九年，包括波兰在内整个俄罗斯帝国的第一家蒸汽工厂在罗兹诞生。而随着一八六四年俄国农奴制改革的推行，罗兹附近农庄里被解放的农奴大量涌入城市，罗兹的人口和工商业开始了爆炸式增长。到十九世纪末的时候，罗兹已有接近五十万人居住，这其中包括了波兰人、德国人、犹太人、捷克人以及西里西亚人。

十九世纪也是犹太人开始移民到罗兹的时期。十九世纪初的时候，罗兹仅有几十个犹太人，从事餐馆酒店生意。随着工商业的发展，欧洲各地的犹太工厂主、商人、银行家以及蓝领工人不断来到罗兹。到一八六〇年代时，罗兹大约三分之一的工厂都在犹太人的控制之下。十九世纪后半期沙皇俄国对犹太人的迫害让俄国境内的犹太人蜂拥到波兰。到十九世纪末的时候，罗兹已有十万犹太人口，占其总人口的五分之一。到二战爆发之前，这个数字已经上升到超过二十万，占总人口的三分之一。罗兹也一跃成为了欧洲第二大犹太人聚居地。

一九三九年九月一日，德军入侵波兰，二战爆发。罗兹在一周之后的九月八日被德军攻陷，随即被合并入德意志第三帝国。为管理占领区中的犹太人，德军很快就在罗兹设立了罗兹犹太人贫民区，将罗兹及附近的二十余万犹太人迁入其中。饥饿、寒冷以及疾病蔓

延使得贫民区内的犹太人不断死亡。到一九四四年九月，贫民区中剩余的七万六千名犹太人被集体送往奥斯威辛集中营屠杀。到一九四五年一月红军解放罗兹时，只有不到八百人还存活，其中多数是清理尸体和拆毁工厂的劳工，另有七十人因躲藏在区内各处而活了下来。战后，流落在波兰各地的数千名罗兹犹太人返回了家园，但是随着一九四八年以色列建国，这些犹太人又在一九五〇年代陆续移居到了以色列。今天，只有几百名犹太人依旧生活在罗兹。

今天的罗兹，纺织工业已经不再是唯一的支柱产业。取而代之的是现代科技产业、家用电器制造、金融业以及教育文化产业的发展。即将开通的两条波兰主要高速公路 A1 和 A2 将会在罗兹交会；罗兹的新火车站也已经开工建设，为规划中连接华沙和柏林的高速铁路做准备。得益于优越的地理位置和便利的交通条件，未来的罗兹将有望融入华沙的城市圈中，获得更大的发展。

罗兹于一九九四年与中国的天津市结为姐妹城市。

参考资料：

罗兹市官方网站<http://en.uml.lodz.pl/>

<http://en.wikipedia.org/wiki/Lodz>

<http://www.lodzjews.org/root/form/de/dzieje-zydow/index.asp>

<http://www.jewishvirtuallibrary.org/jsource/vjw/Lodz.html>

备忘录

罗兹，一九三九年十二月十日

机密

密件类

关于在罗兹的犹太人贫民区的建立

据可靠的估算，目前在罗兹城内约有三十二万名犹太人居住。命令他们一次性撤离是不切实际的。有关部门所做出的基本判断显示，将所有的犹太居民集中在一个封闭性的贫民区内进行管理可能性极低。鉴于此，我们将通过以下方式解决这一问题：

1. 以里斯托帕达路、沃尔诺斯基地区和普莫什卡路构成的区域为界，界域以北的犹太居民必须被安置在一个封闭的犹太贫民区内，目的有二：其一，驻扎于独立广场（即沃尔诺斯基地区）附近的一个重要的德国军事区得以远离犹太人的干扰；其二，这一封闭的贫民区管辖范围几乎涵盖了所有在城北居住的犹太人。

2. 在罗兹城内其余部分的、有劳动能力的犹太人交由专门的劳工机构管理，并迁入戒备森严的军营内居住。

该项计划的筹备及实施工作应由以下机构和部门派出代表通力完成：

1. 德国国家社会主义工人党
2. 位于卡利什的政府决策局罗兹代表处
3. 罗兹城的房屋管理机构、劳工机构和健康机构
4. 秩序警察
5. 安全警察
6. 党卫军部队
7. 工商业办公厅
8. 金融部门

此外，以下初步措施应先期实现：

1. 包括封锁所有道路，在各建筑物的入口和出口处设置障碍在内的一系列行动，其所

需采取的各类措施的评估。

2. 在犹太贫民区边界派驻警卫所需资源的评估。

3. 关闭犹太贫民区所需提供的物资。

4. 将药品和医疗器械——尤其是传染病防控类——供应给贫民区内的医疗机构所需的条件。

5. 针对贫民区内的垃圾和废弃品的清除回收以及尸体的运输问题所设立的未来规划，或在贫民区内部设立犹太人掩埋场的可行性。

6. 提供给贫民区所需燃料数量的统计。

一旦上述筹备措施准备妥当，同时一定数量的警卫部队调拨完毕，我将立即敲定犹太贫民区的建立日期，也就是说，在所给定的时间点，警卫部队将立即进驻所划定的贫民区，所有道路和街道将一并用电丝网和其他障碍封锁。与此同时，贫民区内所有的门面和店铺将被重新分配。届时将会成立一个犹太人的自治体系，其中包括一名犹太人执行官及一个有广泛影响力的犹太人议会。

罗兹城内的给养品办公厅负责为贫民区提供食物和燃料，这些给养品在被运往指定的地点后，由犹太人的管理委员会进行分配。该政策的落实遵循以下原则：即贫民区内犹太人可获得与其产出的布料、纺织品等商品等额的食品和燃料。基于这一原则，我们有权从犹太人那里没收所有他们挪用和抬高物价的贵重物品。

在罗兹城的其他地区必须进行筛选，将所有具备劳动能力的犹太人于贫民区建立之日或此后不久遣送完毕。这些犹太劳工将被安置在严密戒备的军营内，并由安全警察和德军占领政府看管。

综上所述，可归纳出以下结论：所有安置在军营内且受劳工部门监管的犹太人，必须是居住在贫民区以外的。其中一旦发现不具备劳动能力的或感染疾病的，将立刻转移至贫民区内。在贫民区内居住，且具备劳动能力的犹太人，必须从事贫民区内满足自我供给所需的工作。稍后我将会决定，哪些具有劳动能力的犹太人应当从贫民区内转移至军营。

当然，犹太贫民区的建立是一个临时性的举措。关于在何时、以何种方式将罗兹城的犹太人尽数清除干净，我保留决策的权力。无论如何，我们最终的目的都是，一次性地、永久性地根除这个传染性脓疮。

俞伯赫尔

（签名）

序

孤独的主席

(一九四二年九月一日——一九四二年九月四日)

凡是你手可做的，都当尽力去做，
因为在你所要去的阴间里，既没有工作，又没有筹谋，
没有知识，也没有智慧。



——《传道书》（第九章之十）

这是永远铭刻于贫民区记忆里的一天——区主席伦高斯基面对所有的人宣布，除了将贫民区的孩子和老人遣散出去，他别无他法。也正是在公告发布的同一天下午，他坐在巴鲁特广场的办公室里，等着上面派下来的人破门而入将他逮捕。他已经下令交出了贫民区里的病人，现在就剩下老人和孩子了。奈夫塔林先生在若干小时前重新召集管理委员会，命令他确保所有名单务必清晰明了，且最迟于午夜时分移交给盖世太保。他该如何向他们解释，对于他而言这意味着多么可怕的损失呢？在六十六年的生命里，我享受着被称为父亲的幸福，可现在，却被要求亲手断送所有孩子的生命。

有人能够体会到，在那一时刻里他的感受么？

（“我该对他们说些什么？”那天下午在管理委员会被召集时，他曾这样问过米勒医生。米勒医生将被损毁的面孔缓缓从桌上抬起，对面的雅克布松法官深深地注视着他的眼睛，两个人不约而同地说：

事实。如果没有更好的借口，你只能陈述事实。

可是，如果连法律都不存在，事实如何存在？而当人间都快灭亡，法律又如何成立？）

那些垂死的孩子们的声音在伦高斯基脑海中回荡着，震颤着，他伸手取下了芙丝小姐挂在营房墙壁衣帽钩上的大衣，将钥匙伸进锁孔内摸索着，在孩子们的声音再一次汹涌袭来之前，他勉强打开了房门。但是在他办公室的门外，没有法律，没有人间；所剩的只有私人团队——数名时刻警惕观望的工作人员，以及不倦工作、服装整洁的芙丝小姐，像往常一样穿着熨烫妥帖的蓝白条纹衬衫，发髻一丝不苟地盘在脑后。

他感叹道：

即使上帝打算让人间最后的城池灭亡，他应当知会我一声，至少也会给我一点暗示。

但他的工作伙伴们只是用不解的眼神回望他：

主席先生，他们说，我们已经晚了一个钟头了。



太阳的姿态如同它在厄路耳月^①惯常出现的那样，一个预示着即将降临的审判日的太阳，一束宛如数千枚银针刺穿肌肤的阳光。天空似铅般沉重，一丝风也没有。一千五百名平民组成的人群聚集在消防队的后院里。主席通常在这里发表讲话。曾经，人们出于好奇

① 厄路耳月，即犹太教历的十二月份。本书所有注释均为译者注。

而聚拢过来聆听最新的消息。人们曾在这里听过主席描述未来的计划，关于下一阶段的食物供给，关于即将提供的职位。但今天，人们并不是出于好奇而聚集于此。好奇心是不足以让大家离开土豆供给点前的队伍，一路赶来消防队后院的。没有人是来聆听新闻的，大家是来等待命运的宣判——生命得以延续，抑或，上帝保佑，生命就此终结。父母们匆匆前来，为了知道他们的孩子需要面临怎样的抉择。老人们鼓足最后的勇气和力量，等待着命运为他们做出最后的安排。人群中的大多数是老人——他们的身体依靠着单薄的拐杖或是儿女的臂膀。还有紧抱着孩子的年轻父母，以及孩子们。

低垂着的头，因过度悲伤而扭曲的脸庞，因哭泣而肿胀的双眼和哽咽的喉咙，这情形在所有人中都那么相似——这些聚集于此的所有一千五百个人——在这个城市里，伴随着充满厄运的阳光，等待他们最后的时刻。

约瑟夫·泽尔科维奇：在噩梦般的岁月里，一九四四年



那天下午，整个贫民区一片混乱。 那天下午，整个贫民区一片混乱。

尽管保镖们已经成功将大多数暴动民众阻拦在数米以外，但还是有若干抗议的市民围攻了他的车子。他将身躯紧紧蜷缩着，尽量贴近座椅后背，而不敢像平常那样用手杖回击。他始终感到身后有人在指指戳戳：他的末日快要到了，他作为贫民区主席的辉煌岁月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此后大家谈论到他，会说他不过是一个傀儡，是一个不顾同胞死活，只顾自己利益，在权力高压下唯唯诺诺的魔鬼。

尽管他所做的一切，除了确保贫民区最好的状态外，再无其他奢望。

仁慈的主啊，您怎么可以这么对待我？他无助地想。

当他到达消防队的后院时，已经有大批的人们在炙热的阳光下聚拢。他们肯定已经等了数小时之久了。一看见保镖的身影，人们就立刻像一群未经驯化的野兽般向他投掷各种东西。一列警察在最前方组成人墙，不断挥舞警棍将人群往后驱赶。但收效甚微。充斥着各种嘲讽情绪的脸庞不断从警察身后显现出来。

按照既定安排，瓦萨维斯基和雅克布松将先发表讲话，而他会在讲台的阴影下稍等片刻，这是为了最大限度地缓解他所不得不宣布决定的惨烈性。只有在他爬上特制的临时讲台的时候，才不会有阴影，也不会有讲台：只有一张简单的椅子，置于摇晃的桌子之上。他被迫站立在这摇摇欲坠的所谓讲台上，接受台下人们的嘲讽，以及从阴暗角落里投来的

犀利眼神。他看着自己在阳光下肿胀的黑影——这黑影和以前任何时候所见的都不一样——内心感到深深的恐惧。现在他突然明白了，如同这样的情境，先知在走向众多子民之时一定感同身受；以西结在被围困的耶路撒冷，曾告诫子民这些行为的必要性：清除城内所有邪恶和不洁事物，在那些仍然怀有真正信仰的子民额前烙印上标记。

瓦萨维斯基这样说：

昨天，主席先生接受了一个指令，遣散超过两万名群众……其中包括我们的孩子以及最为年迈的老人。

命运的无常就像风向莫名的转变。我们都熟悉我们的主席！

我们都知道他倾注了生命中多少的岁月，多少精力，多少努力和心血抚养这群犹太孩子。

但是现在，他们向他提出这样的要求，向他，也是向所有人……

他曾经无数次想象自己与亡灵们的对话。只有那些挣脱了禁锢的亡灵们才有资格评判，再无其他生路之时，他选择让他们离开，究竟是否公平。

在最初那段艰难的时日子里——当德军占领政府刚刚引入遣散机制的时候——他曾特意驱车前往位于马瑞辛的掩埋场探查。

在罗兹城附近的平原上，在一月初至二月末这段漫长的时间里，土豆田和甜菜地都被这片苍白而湿润的土壤所覆盖。而当积雪终于消融，春天的气息开始显露，太阳低低地悬挂在地平线之上，仿佛为整片风景镀上了一层铜色。人们目光所能捕捉到的每一个细节似乎都活跃到跳脱出来：树枝的亮色冲破了一望无际的褐色基调，一抹抹耀眼的紫罗兰色若有若无地点缀在平原柔和的起伏处。

许多个这样的日子里，他习惯一言不发地蜷缩在车里，躲在车夫库珀身后，弓着背，线条弧度和他膝盖上的马鞭如出一辙。

在篱笆另一侧站立着一名身着草绿色制服的哨兵，始终保持着笔挺的姿态，需要活动时，他只是围绕岗亭迅速兜一圈。某些天里，阵阵猛烈的风从开阔的平原和狂野上刮来。风中夹带着砂石和泥土，还掺杂着从篱笆和高墙外飘过的纸屑；土地上弥漫着一股股城内工厂散发出的亚硝酸盐酸味，并不时传来波兰农场里家禽和牛羊的声响。这一切都再明白不过地显示出篱笆边界有多么草率和随意。哨兵无力地站着，用身体对抗着呼啸而持续的风，空荡荡的制服不时拍打着他的手臂和双腿，一切都显得毫无意义可言。

伦高斯基同样沉默地坐着，任凭风沙在他身边盘旋。对于所目睹以及所听闻的一切，他没有任何想法。